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第二十四回 琴寶釵炎夏定歸志 爐黛玉涼秋聞喜訊

話說德清、琴默齊聲問道：「誰叫湘妃？」琴默且不說出是誰，卻向德清笑道：「姐姐講論九數，自天地人物起，古往今來都說遍了，卻如何單單不說眼前又出來的一個九數呢？」德清詫異道：「眼前又有了甚麼九數了？」琴默笑道：「下個月便從我們那邊來納九九彩禮聘你呢，你沒聽見說？」眾人都笑了起來，德清背過臉去，向福壽道：「你布好了那棋，如何又收起來了？」福壽笑道：「沒人下，我不收又怎麼著？」聖如笑問道：「這湘妃終究是誰呢？」琴默道：「我們相處這麼許多日子，還不知彼此叫甚麼號呢，聖姐姐你的尊號是甚麼？」聖如笑道：「我也沒甚麼字，小時先生不叫名兒，只常叫萃芳來著。」琴默笑道：「那麼即是萃芳姐姐了，湘妃是我給我們爐妹妹起的字。如今海濱上不是生長一種斑竹嗎，也叫湘妃竹。據稱古時娥皇娘娘的眼淚，滴在那竹上，便出了斑點，所以又叫做湘妃竹，因我們爐妹妹從小愛哭，我便取笑叫他湘妃了。後來他到了這裡，又住在綠竹齋，終日與那竹子相伴，越發與這名字相當了。他若住在這裡長久了，也許象娥皇娘娘似的，將那些竹子都哭出斑點來也未可知。」這句話正說到璞玉思慕爐梅的心坎兒上，忽然想起了他病勢轉重的事，又不知他此刻哭成了甚麼樣兒了。登時心中悲淒，也不知人家往下說的甚麼話了。琴默見他這般光景，心中暗笑，向聖萃芳道：「聽說，老太太他們都往來山軒去了，我們這裡坐著也有時候了，到那邊去如何？」聖如也道：「走吧！」說著拉德清的手，喚了福壽，同著琴默，拋下璞玉，一徑去了。

璞玉正心中昏迷，思想爐梅病情，忽然寂靜無聲，忙抬頭四顧時，原來一個人也沒了。都拋下他一個人而去，心中愈覺煩悶起來，想道：「今日此會，若有了爐湘妃，斷不能拋下我一個人去的，即使隨著眾人去，臨走也必叫我一聲。」愈想愈傷心，站起來只顧在亭內踱來踱去。

當下日已向哺，人影散亂，但見林中鳥語，階前花舞，極覺寂寞無趣，悶悶的走出綠波堂，背著手，在那一帶綠水池邊，往而復返。又想起往日爐湘妃影照此水之景。再轉想清早入此園時，眾人喧鬧歡笑嬉耍，何等熱鬧！如今不過一日，已如此無趣，可知世事，多是如此了。又想起了鳳梅、子規二人所唱之歌，不由的唱起那底下的「相逢幸兮積福之由，相聚茲兮真樂之在」之句。

正自淚流滿面，如醉如癡時，忽見熙清隔水對岸樹下，響著腰笑道：「哥哥，你一個人在那裡做甚麼呢？老太太和福晉娘娘他們都繞過拱碧亭出園去了，我也跟他們吃飯去呢。」璞玉方猛然醒過來，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，我就來。」因悶悶的走過橋，轉過林子，也出園來了。

從此，璞玉神思恍惚，不思飲食，一日比一日面黃肌瘦起來，成日家只想躺著，躺倒了便昏昏睡去，學裡也不能去了。老太太大懼，急忙延醫診脈。大夫說無妨礙，病由飲食失調所致，吃一兩劑藥就好了。雖如此說吃了幾劑藥，只是不見好。金夫人也覺心中不安，一日也來看幾回。

賁侯聽說，料這個王大夫不濟事，遂差人往姜家灣，請了一位姓劉的大夫來了。那劉大夫雙名兼讓，年近四旬，為人敦厚謹慎，用藥識病，乃是名重一方的大夫。細細看了一回璞玉脈息，出來，回復賁侯道：「小生看公子脈息，右寸脈細而無力，關脈虛而氣微。寸脈細而無力者，肺氣將損矣。關脈虛而氣微者，脾土害肝木矣。肺氣將衰，則頭暈而目眩，寅卯時，必發虛汗。脾土害於肝木，則不思飲食，精神短少，四肢無力。病原乃由愁苦結於內，正氣閉塞而致，若治此病，必先解其愁結，然後用正氣之藥開導方可，若以傷寒或以飲食之害診治，則學生不敢聞命矣。」賁侯聽了此論，見說的有理，遂用釋結正氣之藥。吩咐畢，入內向金夫人道：「孩兒此病，原由何故而得？聽大夫說如此這般。」金夫人低頭想了一會子道：「也沒甚麼愁苦的事，且吃他藥，看效驗如何再處。」自那劉大夫用藥，不多幾日，璞玉的病真個好起來了，老太太、金夫人歡喜不盡。

且說，一日自建邑來人相告：為依禮聘定德清，新姑爺來納采謝吉。於是賁府闔府上下內外人等，一齊忙了起來，預備喜事。至仲夏二十六日，姑爺入府拜見了。

當下，忠信府內外，擠滿了通家親眷，男女賓客。老太太、金夫人等，那日看新姑爺金紹，年近二十，儀度軒昂，舉止俊雅，兩道劍眉，一雙細目，皓齒朱唇，也是個聰明子弟，故此歡喜不盡。自建邑引姑爺來的親家，在筵席上便定了嫁娶的年月，倒也熱鬧。

金夫人趁閒喚進了家裡來的人，問候了闔家平安，次後又問起爐姑娘病時，那人說道：「近日來雖好了些，還不見十分痊癒。奴才來時，我們太太說，告求姑太太，這邊若有好大夫，就乘這次車馬之便，請了來呢。」金夫人道：「這邊雖有好大夫，如今治著我們哥兒的病，正不得離開，你同去回復你們老爺和太太，雖然不能從這裡送大夫去，不可錯過了好大夫，就叫你們太太帶了姑娘來。我們這裡也不是沒來過沒見過的地方，老太太也是極愛惜爐姑娘的，到了這裡，沒有個不好的理。我想求我們老爺，寫好書信，也差個人去。」那人連應：「是，是。」便出去了。

晚間等席散後，金夫人向賁侯問明了鄂氏太太說來的話，又說了要接爐姑娘來，叫劉大夫治病的事。賁侯不悅，道：「只顧聚斂親戚們做甚麼，眼見得還有兩個不是，孩子們也都大了，沒見癡兒病的這光景不成？」金夫人不語，過了半晌，見賁侯息了怒，又從容言道：「若等兒子的病好了，才送大夫去，那丫頭也病的有日子了，恐怕失了時機。可憐我那老嫂子，也沒有個兒子，我哥哥又早已謝世了，只剩得這一個女兒，又這麼病著，死活之間，也不知他們怎麼過著日子呢。我予那丫頭插簪時，老爺原也曾願意的。如今到了這步田地，喜事卻沒了影兒了，倘或那丫頭的病，從這上頭得的，豈不因我一時之失，害了自己親兒子和姪女兒兩個了。」賁侯想了半晌，才喚小廝們來，吩咐到外邊寫了書信，次日納采的人們回去時，差了一個人同去，請爐姑娘母女二人去了。

且說，璞玉一遵大夫所囑養病，不曾出屋，所以，未曾看得這一回的喜事，聽人家說，新姑爺儀表十分俊秀，也覺心中歡喜。只因這些日來，沒與姊妹們相見，正在心中發悶時，丫頭們人來回道：「姑娘們看大爺來了。」只見聖萃芳、琴自歌、熙清等說說笑笑走了進來，都問候了璞玉之病。璞玉笑道：「今日姊妹們來的正好，我的病也快好了，大夫說再過兩日即可出去走動了。」說畢，又道：「靈玉在那裡？快倒茶來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這大夫如何有這般神通，來了沒十天，用了幾劑藥，便把病治的這麼快就好了。」琴自歌笑道：「常言道『治病不難，識病難』，那大夫既識此病，何難治好。不久幾日內，又要來個好大夫了，比這大夫更識得他的病呢。起初與其請這大夫，倒不如先請來那個大夫，這病只怕已好多時了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你只管說這個大夫那個大夫的，究竟說誰呢？那大夫又如何更識得此病？」琴自歌道：「姐姐你不知道，治病的大夫們，凡遇自己害過的病，即能診治如神，這會子來的那個大夫，眼見得自己也害著這個病，一來了不更知道又如何？」說畢，與聖萃芳相視而笑。璞玉不解其故，回身問熙清道：「德姐姐怎麼沒出來？」熙清道：「誰知道了！我們德姐姐自那日來過客人後，常常一個人坐著哭，見了人便似沒事的人說話。我問他是甚麼緣故，他也不說，若說是為哥哥的病哭，怎麼又不出來看呢。」眾人聽了大笑起來。

靈玉倒上茶來，琴自歌向璞玉笑道：「你還是依舊叫他做『愛玉』吧，別再叫靈玉了。」璞玉笑問道：「這又為甚麼？」琴自歌道：「也不為甚麼，我因玩笑說了句話，如何便改了原來人家給的名字呢？」

福壽在旁聽著琴自歌這些話，皆因接爐姑娘之事而起，便笑問道：「姑娘不戴老太太給的那珠耳墜兒，如何又戴上這個玉環了？」琴自歌笑道：「戴了幾日，沉甸甸的，如今天氣又熱，所以換了。」熙清笑道：「琴姐姐戴了我們家的墜兒，我那日央他麝香口袋上繡個花兒，他不給做。」聖萃芳笑道：「可就是了，戴了人家的墜兒，就該做人家的活兒，你如何這麼不和順。」璞玉只顧瞅著琴自歌笑。琴自歌忙扭過頭去，向外叫道：「瑞虹在那裡？又往那裡去了？」說著往外就走。聖萃芳大笑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一個人走開越發難看了，略等一等我，我們原是一同來的，還是一同去吧。」說著，與熙清笑著出去了。

璞玉送出鬆月軒院門回來，問福壽道：「方才琴姐姐說，來甚麼新大夫，是說誰呢？」福壽笑道：「你不知道說誰了？好個聰

明人兒，我告訴你吧，前日福晉太太說了，要把爐姑娘接來養病，已差人去了，所以他說了那麼多話。」璞玉聽說已差人去接爐湘妃，便高興起來，又怕不真，再三盤問福壽，福壽遂將聽玉清說的太太向老爺怎麼說的，老爺起初又如何不悅及後來修書差人的事一一說了一遍。璞玉聽了，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，自是終日掐指算日子，這裡去的人路上走幾日，至那邊幾日方出來，歸途中又走幾日方到家。又命小廝們在大門外瞭著。不想那人，去了十餘日也無消息。急得璞玉象熱鍋上的螞蟻，只顧進進出出走來走去。將近半個月，那差人方才獨自一個回來，說道：「那邊的舅老爺寫信回復我們老爺了，說是那邊姑娘的病也快好了，況且如今又是雨水季節，所以等過了立秋再送來。」璞玉正在望眼欲穿，恨不得一時相見，各敘病苦，以達相慕之情。聽了這話，恰似火上傾了水，化為灰燼了。幸而那年立秋早，心中倒還寬餘些。但那已經好了的病，只因這一消息，心中一陣懊惱，大夫也得多住幾日了。

再說，爐湘妃自春天看了璞玉來的書信後，一日好似一日，又因服了金公配的茸角丸和神達潤補湯，也許是到了災星消退的時候，血脈依舊活動起來，氣色也比先好多了。鄂氏太太這才謝天謝地，胸中一塊石頭，方覺釋然。

爐湘妃偶然也拿著璞玉來的詩落淚，一日畫眉遇著，便伸手收了過去，勸道：「姑娘這是那裡說起，你這千金之軀，好容易略好了些。那璞玉看來雖似親熱，據奴才看，終是個無用之人，凡事都沒個一定的主意，為人又二性不定，今日象和這人好了，明日又似同那人和起來，使起這般個反覆不定的性子，幾乎沒誤了姑娘。臨到我們回來時，原是不理睬的，這會子又來了這麼一個假悲傷心的信，這是哄誰？姑娘你不是那回也曾說過『讀書識字，書卻誤了我』不是？如今又看他那假言虛語做甚麼？白白傷心落淚的，若是引得病又犯了可怎麼處？他只以這封書信當個無比聰明的奇文罷了，我把他這奇文竟燎在火裡，叫他天生的聰明才智，依然歸天去吧！放著這些怨種愁根，倒做別人的話柄做甚麼。」說畢，往生火上一擲，登時熊熊化為飛灰了。

當時，爐湘妃但要生氣，畫眉所說所為原都是為自己，因此，又不好發作。若是不理，畫眉一時如此放肆訓教了一頓，日後難以管教；而且日後若與璞玉見了面，索起書來，如何應對？又轉想道：「書雖燒了，幸而絹子尚存，倒也好說。至於侍婢雖然一時放肆無理，也可日後規訓，還是在我手裡。」想畢，只說了一句：「燒的好。」便將身退後坐了。畫眉雖在一時盛怒之下燒了詩，見姑娘忽然變色，逾時方平息下來，也自悔唐突。自是越發敬謹服侍，再不敢貿然行事了。

漫長夏日，暑熱倦人。爐湘妃午飯後出至門外，柏葉棚下移步，略事納涼畢，返入屋內時，見北窗下放的床上，張涼蓆擺晶枕，便坐了下來，四面觀看房內陳設。因畫眉、翠玉等原來都是收拾房屋慣了，整治得倒也乾乾淨淨的，雖不似賁府有冰瓜之涼，然盂水晶瓶，也盡可驅暑。想起那年在賁府時，只因幾句話惱了璞玉時，璞玉卻百般設計，以求和好，竟扮了女孩兒妝束，來引我笑，也是天熱時候的事。想他原來那般親熱，後來又如何那麼冷落了呢？若說真個冷了心，又如何送我這麼個詩？畫眉偏又燒了書、詩，日後若問了起來，給他甚麼看呢？我自回到家來，也曾寫了幾首記述冷清的詩，且把他謄在一處，以備其問。想畢，遂向書套、針線匣內尋那詩稿。從花樣本中得了一首，乃是春和景明時寫的：

垂柳吐芽深閉門，鳥遷高枝啼斷魂，
往日多少傷懷事，柳絲鳥鳴牽出心。
又從筆筒內得了一首春色即事詩，雲：
暮雨細細不入寐，晨鳥唧唧催人起，
昨夜夢中多少事，對鏡飾發是猶非。
又從首飾抽屜內得了一首，也是春色即事詩云：
草色初綠蝶初飛，忍疾花園行徘徊，
南風不吹我愁去，啼鳥卻使肺腑靡。

這幾首詩都是爐湘妃病勢轉重前所作，所以亂放在各處。那日收斂起來，恭書在一疊花箋上，但因三首不偶，親手磨墨，又寫了一首，道：

畫角晚鍾何須急，獨怕黃昏又黃昏，
惘然欲睡睡不得，半是離愁半恨心。

湘妃寫畢，自己念了幾遍，不免又落了幾點淚。又怕畫眉來勸，病身終是虛弱，身上已發起顫來，因疊了詩，方欲靠枕睡時，畫眉忙走了過來，手裡拿著扇子慢慢的扇著。爐梅久不能睡，剛剛合上眼，翠玉自外邊躡手躡腳的笑著進來，低聲向畫眉道：「我聽了一個奇聞來了，姐姐你可聽見了？」畫眉忙搖手道：「悄悄的，姑娘剛睡著，你不必說了，我不聽。」翠玉又低聲笑道：「姐姐你只當那璞玉不想我們姑娘的了？若是真個不想，他如何也病了？」畫眉忙低聲問道：「你聽誰說的？」翠玉又低聲道：「聽我們這裡去給德姑娘納采的人回來說的，說是病的分外重呢。」爐梅聽了此言大驚，心中一急，忍不住又咳嗽了幾聲。

畫眉忙將頭、手齊搖，見姑娘仍合眼睡著，才向翠玉點頭要他說下去。翠玉又低聲道：「那人說，我們太太說：『那邊若有好大夫，代請一位來。』姑太太說：『我們哥兒也病著，所以，雖有好大夫，也不能叫他去，你回去回你們太太，帶著姑娘來這裡，和我們哥兒一處治吧，我回我們老爺作了書信去。』真個差了一個人，同我們這裡去的人，寄書信來了。」爐湘妃聽到這裡，忽然心中一動，又咳嗽了幾聲，二人遂又鴉雀無聲了。湘妃故意翻過身去，打起鼾來。畫眉又悄悄問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太太去不去呢？」翠玉悄悄道：「不知道我們太太去不去，但二老爺因姑娘身子還不曾痊可，所以，待時氣涼爽了才進去，就打發那人回去了。」